

聯合國有望誕「首位女秘書長」

格林斯潘暫領跑 多方博弈下的「答案」

紐約的聯合國大廈內，圍繞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的遴選正在進入白熱化階段。安理會10月中旬完成了第六輪意向性投票，來自哥斯達黎加的格林斯潘領跑，正站在「首位女秘書長」的歷史門檻上。

●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張浩

然而，10月25日美國《華爾街日報》的一則消息，卻「吹皺一池秋水」，攪動了全球輿論。該報援引消息人士報道：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動歐爾班競選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，甚至希望他成為美國、俄羅斯和中國共同支持的候選人。

特朗普試探推動歐爾班競選

報道中最耐人尋味的一句，出自一名匿名美國國務院官員。他承認這一設想乍聽起來「很離譜」，但根據此前與俄羅斯和中國的溝通，美方認為兩國「也可能不排除」。

與其說這又是一場「特朗普式」的胡言亂語，不如說是一場「美國式」的戰術試探。匈牙利前總理歐爾班是國際新聞裏的熱門人物，他與特朗普私交甚篤，長期與歐盟唱反調，在俄烏問題上持獨特立場……對華盛頓部分人而言，推這樣一個人坐上秘書長之位，無異於往多邊體系這台精密機器裏，擰進一顆「異形零部件」。

但試探很快就被俄羅斯打臉了。俄羅斯副外長阿利莫夫26日回應相關傳聞稱，俄方是從傳媒處獲悉該消息，安理會尚未就歐爾班的候選資格展開討論；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，俄、美、中不會出面提名任何人擔任聯合國秘書長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稱，「擺在談判桌上的多名候選人，都稱得上合格，擁有勝任這一重要崗位所需的素質」。

實際上由於歐爾班未被正式提名，根本不存在任何當選的可能。但它發出一個信號，就是延續數十年的「區域輪換」慣例，正在遭到來自美國方面的試探。由於歐爾班來自東歐，若他參選，等於公然繞過「輪到拉美人」的國際慣例與默契。雖然慣例不等於法律，但慣例恰恰是聯合國之所以體面運轉的黏合劑。有人想往黏合劑裏摻沙子，這才是其揭示的真相。

五常一票否決可讓一人出局

聚焦這場秘書長換屆，最重要的是三件事。

首先，程序正義。按照《聯合國憲章》，秘書長由安理會推薦、聯大任命。安理會閉門舉行多輪「意向性投票」，選項只有「鼓勵」、「勸阻」、「不發表意見」三種；候選人須拿到至少9票「鼓勵」，且五個常任理事國均不投「勸阻」票，才夠格進入聯大程序。也就是說，五常任何一票否決，都足以讓一個名字出局。2016年古特雷斯當選前，安理會整整投了六輪。

其次，歷史慣例。聯合國秘書



●安理會10月中旬完成了第六輪意向性投票，來自哥斯達黎加的格林斯潘領跑，正站在「首位女秘書長」的歷史門檻上。

長不出自安理會五常，這是長期默契；風水輪流轉，按地理區域輪流坐莊，更是每屆遴選的歷史慣例。全球分五大區域，拉美及加勒比地區在歷史上只出過一位秘書長，即秘魯人佩雷斯·德奎利亞爾（1982—1991）。輪到這一屆，歷史的指針明白白指向了拉美。

第三，性別也很關鍵。八十年來，九位秘書長全是男性。2025年9月通過的聯大第79/327號決議明確提出，聯合國成立以來尚無女性出任秘書長，鼓勵會員國大力考慮提名女性候選人。現任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多次表態支持推動性別平等，鼓勵女性參與本次遴選。

這三條指向一個答案：一位拉美女性。再看本屆候選人，截至9月底共7名候選人：貿發會議秘書長格林斯潘（女性，中美）、圭亞那常駐聯合國代表羅德里格斯-伯基特（女性，南美）、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（男性，南美）、以及塞內加爾前總統薩勒（男性，非洲）、厄瓜多爾外交官巴基（女性，南美）、聯大前主席厄瓜多爾的埃斯皮諾薩（女性，南美）、聯合國前副秘書長烏干達的奧通努（男性，非洲）。

候選人是五常的「平衡遊戲」

顯然，圍繞聯合國秘書長職位的角逐不是一場「誰更強」的比賽，而是安理會五常之間的一場平衡遊戲，只有不踩任何一方紅線的人，才有可能笑到最後。

比如已經出局的智利前總統巴切萊特，其資歷堪稱完美：拉美首位女性國防部長、兩任總統、聯合國婦女署首任署長、人權高專。然而今年3月25日，28名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聯名致信國務卿魯比奧，以她支持墮胎相關立場為由，要求美方否決其參選資格。儘管巴西總統盧拉曾在訪歐期間專門為她奔走造勢，但終究胳膊擰不過大腿。9月18日安理會第三輪意向性投票後，巴切萊特宣布退出角逐。

目前最熱門的候選人是格林斯潘。她1955年生於哥斯達黎加，經濟學出身，上世紀九十年代任副總統，後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、伊比利亞美洲會議任職，2021年9月起執掌貿發會議。格林斯潘自稱「骨子裏有中立、公正、獨立的特質」，「擁有在重壓之下推動工作的成

熟經驗」，她給自己設定的三大優先方向是：締造和平、改革機構，以及面向未來。儘管安理會意向性投票是閉門的，但根據目前媒體了解到的消息，在最近的幾輪投票中，格林斯潘得票最多，羅德里格斯-伯基特排名第二。

作為安理會五常之一，中國的態度備受矚目。熱門候選人如格林斯潘和羅德里格斯-伯基特，兩人分別於今年6、7月份來北京游說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外交部長王毅與他們見面時指出，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位責任重大，新任秘書長應當「恪守憲章、能力出眾、公道正派、履職擔當」。格林斯潘當面表示，「我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，讚賞中方始終支持多邊主義、支持聯合國憲章」。羅德里格斯-伯基特表態稱，「我恪守一個中國原則，高度讚賞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，並倡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（AI）合作組織」。

未來荊棘密布的治理之路

過去十年，古特雷斯留下一些值得稱道的遺產：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推進、氣候治理的全球動員、人道主義救援的撐持，還有在強權傾軋下勉力維持的那點多邊主義的體面。可他也留下了一道道難以縫合的傷口：俄烏戰火綿延、中東局勢反覆，安理會屢屢失語，大國博弈讓多邊折衝變得寸步難行。

更要緊的還包括「錢」。美國長期欠繳會費，造成聯合國長期財政吃緊，流動性時常告急，人道主義項目、維和行動隨時面臨資金缺口。另外，AI、生物安全這些新議題如潮水般湧來，這套二戰後搭建的機構卻像一台老舊的機器，規則框架滯後、部門疊床架屋，勉力運行。同時，在全球發展議題上，全球南方與北方的發展鴻溝，在疫情、通脹與債務的多重夾擊下也越拉越大。許多發展中國家對現有治理體系的不滿持續累積，改革訴求愈發迫切，對聯合國能否真正傾聽他們的聲音，已經生出懷疑。一邊是舊秩序的慣性束縛，一邊是層出不窮的新挑戰，多邊平台被選擇性使用、選擇性擱置的趨勢日漸清晰。

無論最後誰上，那位新秘書長在明年1月1日所面對的，都將是一條荊棘密布的治理之路。

換屆窗口下，在守正與革新之間尋找出路

張浩

權，本質上是大國在戰後達成的一份權力契約。讀懂這一層，便不難理解這一輪秘書長遴選的奇特景象：領跑者是來自哥斯達黎加的女性，攪動輿論的，卻是關於匈牙利前總理歐爾班的傳聞。

近年來，一種判斷時常被提起：聯合國並非單純走向衰落，而是正在被「分解」。大國按照自身的利益取捨，選擇性使用這套多邊機制：人道主義救援、難民安置、公共衛生這類「低成本高道德」的功能得以保留延續；而觸及核心安全利益的議題，往往陷入僵局。美國拖欠聯合國會費43億美元，欠費總額遠超其他所有會員國之和；美方繞開安理會對委內瑞拉領導人實施單邊制裁；俄羅斯在安理會多次否決涉俄烏衝突決議……這些現象背後的邏輯一脈相承，聯合國這個平台，隨時可能被選擇性無視、選擇性利用。無論誰接任秘書長，都很難單憑一己之力扭轉困局。

正因如此，本屆遴選值得關注的不僅是熱門候選人格林斯潘，而是歐爾班傳聞所釋放出的信號。特朗普政府透過媒體放風支持歐爾班參選，在國際社會引發譁然；俄羅斯副外長阿利莫夫一句「俄羅斯、美國和中國都不會提名歐爾班，因為我們是聯

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，我們不提名任何人」，又迅速讓風波歸於沉寂。熟悉聯合國運作規則的觀察者不會把傳聞當真，但會將其視作一次投石問路：有大國試圖檢驗延續數十年的區域輪換默契，是否還有約束力，一如此前在其他議題上的試探。答案本身並不重要，更值得警惕的是：維繫已久的國際慣例，正在被試探、被挑戰。

試探既已發生，根本問題隨之擺到台前：聯合國這套戰後形成的制度安排，該往何處調整？明年元旦履新的秘書長，應當帶領聯合國走向何方？

守正是前行的前提。《聯合國憲章》開篇那句「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」，面向的是全體會員國，而非某一個陣營。新任秘書長無論是誰，都必須錨定憲章宗旨原則，頂住單邊勢力裹挾施壓，守護多邊機制中立、公正、包容的底色，旗幟鮮明拒絕兩條危險路徑：一是推倒現有秩序、全盤重構，二是拋棄國際法框架、退回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。

革新是破局的出路。新秘書長要有勇氣直面安理會改革、會費徵管、機構臃腫等長期頑疾。面對人工智能治理、全球公共衛生等新興議題，聯合國需要落地可行的共同規則，而不止停留在空

泛的宣言。同時，重心應當向全球南方傾斜，扎實推進減貧、糧食安全、能源穩定、債務緩釋等議題，彌合南北發展鴻溝。這些既是聯合國成立之初的初心，也是它重新聚攏國際信任最實在的抓手。

幹旋是秘書長工作的底色。在大國分歧持續加深的當下，秘書長最珍貴的價值，是守住多邊對話的通道。世界上的事情，終究需要各國商量着辦；國際規則，理應由各國共同協商制定。倘若連這一張共商議事的桌子都被捨棄，大國之間就只剩下力量博弈。哪怕只是促成各方重回談判桌，本身就是對世界和平的守護。正如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·安南所言，培育不同族群之間的理解，是應對一切衝突與暴力的核心支柱。

聯合國秘書長一職，是承載國際共識的公器。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，各類衝突此起彼伏，多邊主義持續遭遇衝擊。秘書長這份職務看似體面，實則舉步維艱。她並非世界總統，沒有獨立的立法權，更沒有強制執法權。她所能依託的斡旋之力、搭橋之力、倡導之力，力量的本源不在於強權，而在於道義、理性，以及跨越國界、凝聚人心的信任。



▼格林斯潘

ig圖片



●古特雷斯也多次表態鼓勵女性參與本次遴選。圖為7月17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部長級會議開幕式現場。資料圖片

浩海觀瀾

聯合國從來不是「世界政府」。它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的是二戰後定型的國際權力格局。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否決